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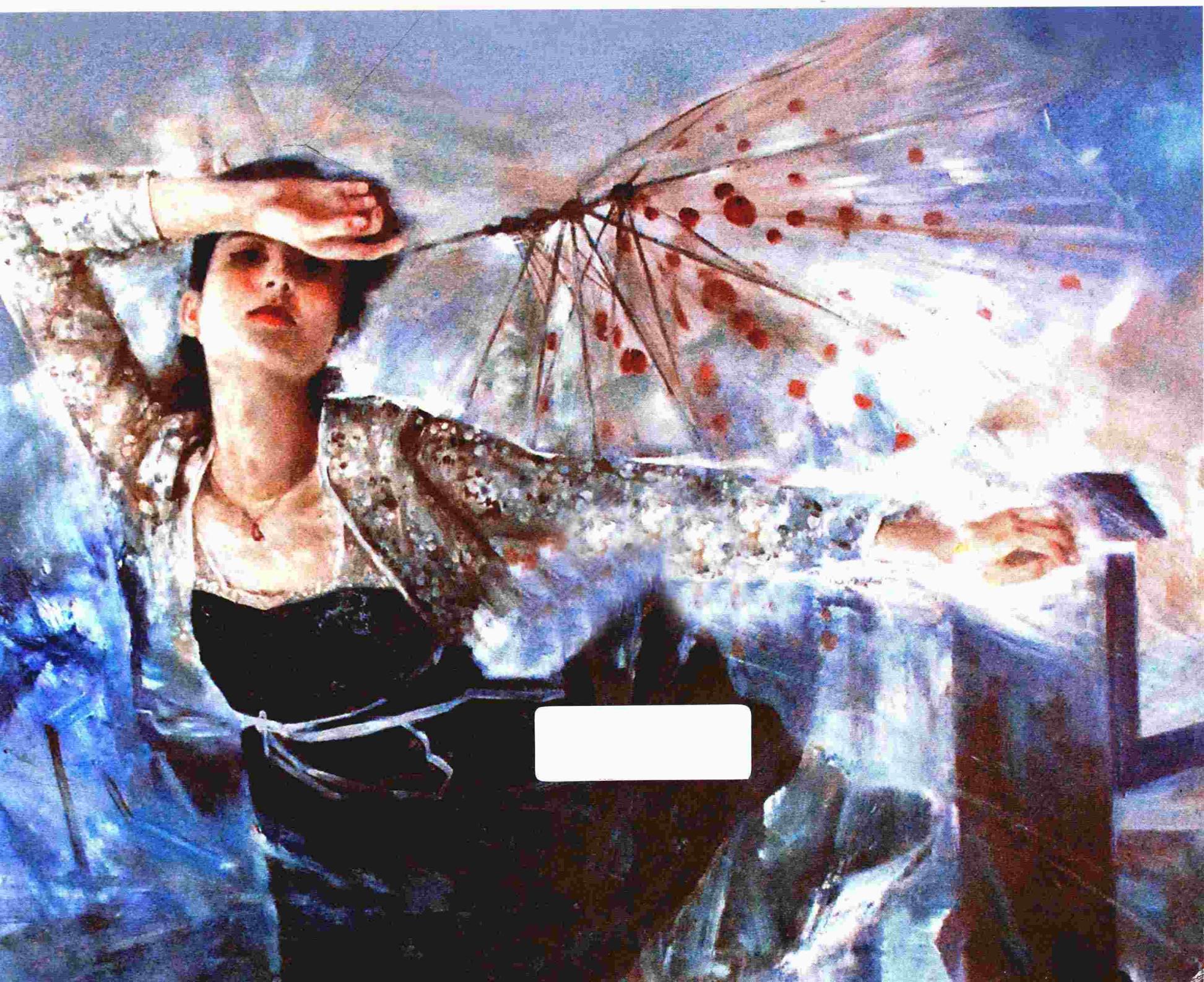
# 邸立丰油画作品

Di Li Feng's Oil Paintings

辽宁美术出版社

Liaoni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Di Lifeng paintings  
邸立丰油画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邸立丰油画作品 / 邸立丰著. — 沈阳 :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14-5298-0

I . ①邸… II . ①邸… III .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9055号

---

出版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110001  
发行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刷者：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2  
印张：10  
字数：150千字  
出版时间：2013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志刚 童迎强  
封面设计：刘志刚  
版式设计：刘志刚  
责任校对：张亚迪  
书 号：ISBN 978-7-5314-5298-0  
定 价：98.00元

---

邮购部电话：024-83833008  
E-mail:lnmscbs@163.com http://www.lnpgc.com.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024-23835227

# 邸立丰油画艺术美国巡回展

主办：美国雯森艺术画廊、美国舍都纳画廊、澳大利亚阿戈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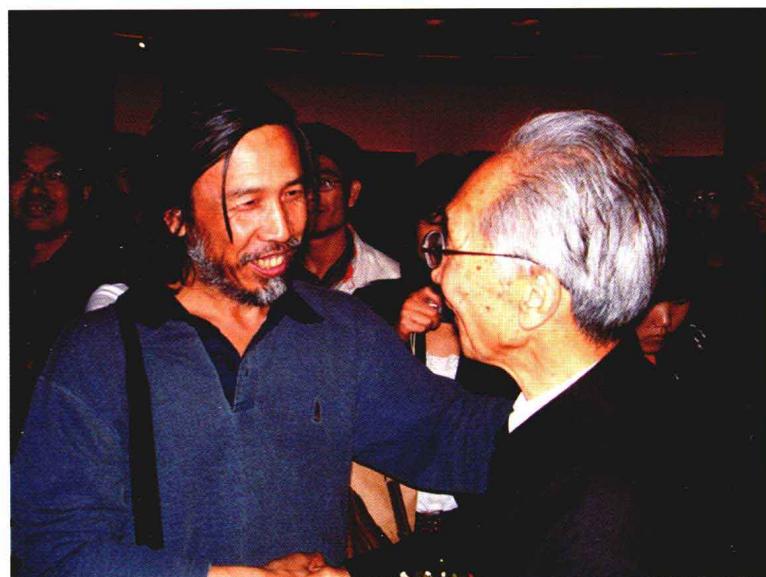
邸立丰是中央美术学院1988级的油画研究生，毕业后的十几年里，他在漫长的油画艺术的探索中，同其他同学一样，从前辈艺术家那里吸取了写实绘画技术的教学和内涵，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坚守着艺术创作和具象写实风格，他的作品形成了从写实绘画到浪漫的想象，典雅秀美的现实题材和深刻缅怀的清宫历史画卷，作品里透露出苍茫悠远的意境和含义，画面的处理宜古宜今，恰到好处。古典的西方技术手段和理念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些优秀的素质和品格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喜悦，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今天，有和他同样的一大批中青年执着的探索者，我感到很乐观和高兴。

邸立丰最近几年在美国的巡回展览是成功的，他的作品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包括纽约和旧金山等地都有广泛的反响，许多的收藏家和爱好他作品的人士都收藏了他的许多作品，在美国，从南部的迈阿密到北方的华盛顿，从东部的纽约到西部的大峡谷一带，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在展览。这是中国艺术家在美国的展览里比较少见的，也说明了邸立丰作品的国际影响是比较大的。我看到我当年的学生邸立丰的油画创作和技艺的修养同其他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一样，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日渐完善，特别是他在清史题材方面有所建树和创新，这是我非常欣喜的，可贺的。邸立丰的作品里表达出来的历史的沧桑以及大气磅礴是他的主要特点，深刻的人生观察以及东方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他成功的必要修养。这个文化是跨越地区和国家的，是没有障碍的。我相信：真实地表达人生和自然，真实地表达历史必将是经久不衰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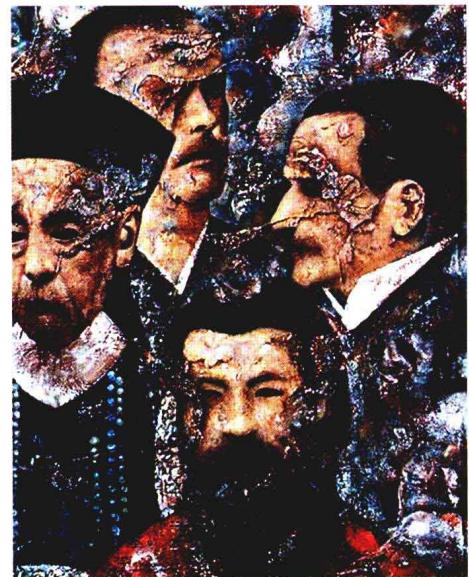
我期待着邸立丰的油画艺术创作更加精彩和成熟。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协会主席 靳尚谊

2010年10月9日北京



美国巡回展览回来与阔别16年的导师靳尚谊先生相见



## 东方浪漫主义遭遇西方新保守主义：两种意识的撞击



邸立丰油画艺术美国巡回展

作者：Teresa Buczacki, 2000年  
9月18日于华盛顿

邸立丰的油画使得西方的美术爱好者与他们梦想中的东方有了面对面的接触，这些油画赢得了观众的欣赏、评论家的喝彩以及收藏家的关注。

西方的观众一直认为他们所熟悉的油画是一种西方的艺术形式，而中国的画家邸立丰则证明了油画不仅仅为西方所有。他对细节的处理，例如手、脸、织物直到刺绣装饰，甚至是衣服上的褶皱，无一不有力地展示了他对绘画技艺的掌握。他的精湛技巧还不仅于此，邸立丰在本质上是浪漫派画家。比如说，Vermeer在他极其复杂的背景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关注画面的明暗分布以及角度，而邸立丰的背景不论是四季或是河岸，不论是人类宫殿的内部或是半自然的景物，例如百合花圃，则都是印象派的；一些背景仅仅点到为止，另外的背景是没有任何装饰的黑色。

人物是邸立丰作品的中心。他的主题人物穿着清朝服饰的贵族及平民妇女、中华民国时期的妇女以及西方妇女等，娴静地坐在那儿，显示着端庄矜持的气质。他的大部分近期作品都是清朝时期妇女的画像，这在西方也是最受欢迎的，尽管西方人对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还不了解。

1990年，关于中国的电影、绘画以及文学作品充斥着一夫多妻、三寸金莲、长辫坠首的主题。当然，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显著的特征，但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东西对西方的观众来说还是陌生的。邸立丰作品中的那些清朝贵妇们，没有裹脚，花容月貌，纤纤玉手，没有显示出任何遭受虐待或歧视的痕迹。不管她们的环境和服饰如何，她们的表情总是安详宁静的。

大多数西方人并不把买来的画束之高阁。他们把画挂在墙上，以展示自己的独特品位。在最近几年，特别是在本度选举年，我们可以看到保守主义在美国复苏。这一新的保守主义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努力工作以及社会觉悟。针对这一背景，邸立丰在西方美术界的出现是十分适时的。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他的画深深地根植于历史，远离艺术世界流行的时尚，具有永恒性。鉴于这些因素，以及其艺术创作的独特性，西方的观众及收藏家会对邸立丰的作品表示欢迎并给予重视。

# 经正而纬成，理定而辞畅

## ——关于邸立丰油画新作的通信

雨夜的灯前，我接到纽约时报编辑Teresa Buczacki女士于华盛顿转发来的邸立丰先生的最新作品，《寂静的山谷》《许多年的记忆》《对视》等10幅。再次拜读邸立丰新作，我顿时联想到我们曾经的合作与交流。我与邸先生大概有十几年的艺术交流与往来，特别是我在十年前曾经参加设计并且执行了邸先生的美国巡回展览，这些作品曾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与记忆，许多收藏家还在不断地追寻邸先生的作品。邸立丰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才气全面，我们曾经广泛地讨论世界的哲学文化、基督教甚至自然科学。

纽约时报编辑Teresa Buczacki女士曾经在邸立丰的美国展览前言里写道：“邸立丰的油画使得西方的美术爱好者与他们梦想中的东方有了面对面的接触，这些油画赢得了观众的欣赏，评论家的喝彩以及收藏家的关注。西方的观众一直认为他们所熟悉的油画是一种西方的艺术形式，而中国的画家邸立丰则证明了油画不仅仅为西方所有。他对细节的处理，例如手、脸、织物直到刺绣装饰，甚至是衣服上的褶皱，无一不有力地展示了他对绘画技艺的掌握。他的精湛技巧还不仅于此，邸立丰在本质上是浪漫派画家。邸立丰在西方美术界的出现是十分适时的。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他的画深深地根植于历史，远离艺术世界流行的时尚，具有永恒性。鉴于这些因素，以及其艺术创作的独特性，西方的观众及收藏家会对邸立丰的作品表示欢迎并给予重视。”

在上面的对于邸先生作品的评价里，我同样比较欣赏这样的评论：“他的画深深地根植于历史，远离艺术世界流行的时尚，具有永恒性。”在当今世界文化与哲学充满了迷茫与混乱的今天，再来看世界的文化与发展，我深刻地在思考这个我们曾经熟悉的话题。在生命的意义上，在漫长的时间面前，我们的生命短暂，我们重新检查我们的生命意义，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内心那些平静、那些安全、那些生命里最本质的东西已经被我们遗忘。在追求快速度与高竞争的今天，我们思想与思维的许多方向已经迷失。甚至我们迷失了快乐家园。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论断，认为作者的精神活动，亦即为文之用思，受着“志气”的统辖和控制；一是临文时的精神状态；二是长期的才学识诸方面的修养。“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显然是说，只有在才学识多方面修养的基础上，于临文时养成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后，才能使“玄解之宰”定墨；“独照之匠”运斤，真正进入写作过程。为了表示强调，刘勰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就是驾驭、支配文思顺利进行的首要方法；这就是布局谋篇、制胜文苑的最重要的开端。把“养气”在写作实践中的意义提高到这般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我在今天读到刘勰的这些语言，恰好在邸先生的作品里得到了检验，我很庆幸邸先生的作品里具备这样精神状态，这样的不刻意的追求，这样的境界。战国时期的《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则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但凡中外艺术家在当今的时代，很难保持这样的境界。这与尼采与叔本华的人的天性其实并无大差别，但差别在于尼采与叔本华更多地强调了人的动物性能与本能，东方中国的哲学在今天看来可能更加接近和平与美好，接近友爱与永恒。甚至我们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层次上，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质。在我看来，邸立丰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东方的艺术家，在他那里没有杀伤与流泪，没有野蛮与阴谋，我们更能看见远方的生命在呼唤与歌唱，生命的辉煌与灿烂。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期待邸先生这样的艺术家能够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如此人生何不快乐无比？如此的艺术创造，何不痛快淋漓？正如一首歌曲所说：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是如此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艺术周刊》张永写于迈阿密 2011年5月20日

# 动万物者，莫过于情——邸立丰的艺术世界

文/韩凤石

东方世界的人物精神与面貌在邸立丰的笔下表现出了优雅传神，服饰衣纹周密、细腻，最是生动。邸立丰习惯将人物置于亦真亦幻的历史图景之中，使得整幅画面带有一种厚重的沧桑感。关于这一点他解释道：“我觉得我更侧重历史情感的抒发和表现，在我的作品里‘情’是第一位的，我的色彩与笔触是为特定的感情服务的，我认为表达的是在沧桑的历史背景下，人物比较永恒的、平静的瞬间，我认为那是比较持久的、经得住时间的洗礼。”

新视觉：你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东北，能否回忆起儿时在东北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最初接触艺术是通过什么途径？

邸立丰：我们这个年龄的艺术家，差不多都经历了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从“文革”到知青下乡，基本贯穿了我们读书时代的全过程。你想想看，教室里没有桌椅，窗户没有玻璃，天天批斗老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环境。在那样的环境下，受到家庭环境影响，我是抱着学一门手艺的心态来面对社会，始终认为技术知识迟早是有用的，就这样拜师学艺了艺术。

读中学的时候，我经常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写美术字和插图、布置教室环境、写大字报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锻炼了我的文化素养和基本能力。

很幸运的是，我在学习的启蒙时期遇见了马劲宇和李赤峰等一些功底扎实的老师，那时候我是知青下乡，每隔两星期就回来拿速写本给老师看，根据他们写的批语改正毛病，就这样执着地度过了我的青年时期。跟着他们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基础。我想强调的是启蒙时期的教育至关重要，甚至会影响年轻人的一生。

新视觉：后来恢复高考，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年代，有没有想过学习理科，还是直接考的艺术院校，当时有哪些考虑？

邸立丰：当时一直没有考虑学习理科，第一次全国高考开始时，我考上了师范类院校的美学专业，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这在当时就已经处于很好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向往美术学院，可是教师不允许再报考了，我只能自己努力，于是我就跑书店，看展览，自学美术学院的全部课程，这期间我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得奖。就这样引起了中央美术学院名师的注意，为我后来直接考研埋下了伏笔。

新视觉：研究生学习阶段，靳尚谊是你的指导老师，这一段美院的学习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邸立丰：这期间其实我工作已经调到了画院，是专业画家。但是我考学的情结还没有解开，我感觉还需要进一步学习深造，在刘小东的引荐下，我见了詹建俊先生，詹先生鼓励我可以尝试考研。就这样我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作为我的导师，靳先生给我的感觉是坚持、耐心和永恒；詹先生是蓬勃大气，痛快淋漓；韦其美先生是思维敏捷，老而不朽；林岗先生是豪迈爽朗、清新。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创作态度都深刻地影响着我。

新视觉：后来你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怎样平衡教学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邸立丰：在多年来的教学环境里，我深感教学是相长的、互动的，与年轻人在一起就自然的年轻起来，经常迸发出艺术灵感，并能保持饱满的热情与信念。

新视觉：你的早期作品很多是表现宫女、朝廷官员等宫廷人物的，那时为什么会对这类题材情有独钟？

邸立丰：因为我曾经跟香港导演李翰祥有过合作，做些清代题材的系列影片等，后因他去世而没有完成。我始终对那些宫廷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兴趣。他们很美，也很有历史价值。我觉得再现一种不可能的图景是我的梦想，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当代。我觉得艺术家一生关注一个题材已经足够了，关键在于透彻地表达和永恒的发现，比如我迷恋宫廷人物与烛光，因为它

可以让你的色彩与明暗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让人想起经典。

新视觉：在创作这些人物时，你是夹杂着个人情感呢，还是更倾向于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客观的描绘，为什么？

邸立丰：还是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当然也包含了客观的社会情感。当代社会生活的题材可能更缺少距离感和沧桑感，而朦胧的东西和梦里的人物更有魅力，这是我特别注意的地方。

新视觉：除了宫廷绘画系列外，我们可以将你的创作分为置于生活场景中的现代人和置于自然风景中的现代人以及都市系列创作，这一部分都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谈谈它们与宫廷系列历史题材创作之间的想通之处。

邸立丰：当代社会题材，我也时刻在关注，这也是我创作方向上的调整。但我所有作品的价值取向基本是合乎审美的。我始终认为世界应该是美好的，也许这不很合乎时宜，但这就是我个人创作的价值取向吧。

新视觉：从历史题材到现代都市题材，转变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邸立丰：我的创作没有什么明显的绝对的转变，这些题材是交叉进行的。太当代了，我做不下去。因为那些是暂时的，总去跟风，岂不是很辛苦，也没有了自己的主见。我觉得中国很少出大师级别的艺术家，这也和他们的创作没有长线规划有一定关系。有些艺术家年轻时才华横溢，作品惊人，然后呢？变来变去找不到自己是谁。我们缺少真正产生大艺术家的环境，浮躁、跟风现象严重。

新视觉：我们知道有很多艺术家也有表现宫廷人物和现代人物题材的创作，那么你的创作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邸立丰：我觉得我更侧重历史情感的抒发和表现，在我的作品里“情”是第一位的，我的色彩与笔触是为特定的感情服务的，我认为我表达的是在沧桑的历史背景下，人物比较永恒的、平静的瞬间，我认为那是比较持久的，经得住时间的洗礼。

新视觉：用西方绘画技法描绘东方的人物和景致，你怎样理解这种结合？

邸立丰：西方的技术加上东方的精神，是我们已经认可的基本理论。年轻人还是应该一手抓西方传统，一手深刻领悟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我接触的学生经常是学了西方经典，忘了祖宗精神，忘了东方神韵，缺少东方人的审美语言。任何一个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他本身必须是本民族的传统精神的深刻表达者。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叫数典忘祖，就会没有根。西方理论技术学得再好，色彩造型再漂亮，缺少东方的品格与精神，那也将是无根之木。

新视觉：此外，还有一些作品上升到哲学思考，比如《空即色》和《读史》等，这预示了什么？

邸立丰：哲学的思考同样是我始终关注的内容，但我不敢涉及太多和太深，因为哲学是个沉重的话题，是对生命的终极追问和思考。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矛盾的。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应该回到画面的审美上来，太多的哲学图解不是我的本意。人的一生很短，很微弱，能做一件平静的、永恒的事，就是不错的选择了。



# 耕播精神的乐土 开启天理通透的圣界

## 邸立丰与密西根大学历史教授费加曼关于大型系列作品《魔狱罗汉》的谈话

费加曼：我们在前年曾经讨论了关于基督教在世界的影响与我们的存在联系。这些时刻影响我们的东西是回避不了的，尤其是作为艺术家，你不可能不研究关于生命与历史，关于生命哲学的辩证逻辑。我在西方的圣经和东方的佛教里都曾经研究过生命的天堂与地狱的问题，在这方面好像东方人的解释与描写更让我们细致地了解这些何为天堂？何为地狱？天堂和地狱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邸立丰：这些真是头疼的问题，作为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是研究生命科学的，离不开人的命运与存在方式，我们未来要去什么地方？我们怎样脱离苦海，我认为，艺术家开始思考关于天堂和地狱的问题是表示这个艺术家的成熟程度，这方面法国的罗丹就曾经着力表现地狱之门，他就是在思考生命的意义与未来的走向，还有如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琪罗都是深刻地描写了悲惨世界的图景。

费加曼：是啊，为什么这些艺术家都迷恋这些悲惨世界的题材呢？也许他们同时悟到了生命的终极形式与无奈的选择？

邸立丰：艺术家同时必须是本质上的哲学家甚至是历史学家，对于生命的思考与历史的研究是必修课，比如佛教所指的“十八层”地狱，并不是指地狱一层层直到第十八层，地狱是不分层次的，而是按区域大小来形容的，只不过世人误解而已，永超生的地狱统称无间地狱，意指受苦无有间断，一秒都不能休息，永生受苦。你读下《喻世明言》第九卷就描写道：“分明是十八层地狱的苦鬼，直升到三十三天去了。”天堂是天理通透灵魂至上纯净的圣界，每一个人都掌管着天堂。地狱是天理混淆灵魂龌龊不堪的俗世；每一个人都掌管着地狱。我们当然是比较唯物的现代社会了，但这些理论还是给我们些启示的，告诉我们行善和做有意义的好事。

费加曼：当人通晓事理，真正读透生命、心醒自觉的时候，精神升华到超然的境界，在开启智慧的一瞬间，便拥有了天堂。当我们迷茫困惑被世俗蒙蔽窒碍住心灵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生活在地狱。上帝赋予我们足够的超凡入圣的智慧，可我们一直没有耕播起精神的乐土，始终在俗世中纠缠在地狱里挣扎。

邸立丰：我看佛教中的天界并非永远享有幸福的处所，只是能享有大福报的地方，如天人、阿修罗的世界，但这些都不是永恒的，生命完结后都需参与轮回，唯一的解脱是涅槃，甚至包括菩萨和罗汉。

费加曼：你的大型系列作品《魔狱罗汉》为什么对于罗汉给予了大幅的描写，描写场面表现你的怎样的思考与认识？

邸立丰：在我研究佛教世界的理论与思考的过程里，唯一让我感觉兴趣的就是罗汉这个群体。在中国佛教领域，最高佛道的释迦牟尼佛座下有十八罗汉。在这些罗汉的世界我发现很有味道也大有看点，是一些已经出离六道，已经涅槃，罗汉也可以是世间的人，他的报身没有离去，还在人世，但法身已经涅槃。修得此果为最高境界，功德圆满，永无烦恼，不再受轮回之苦。但不能涅槃，须作佛在人间的代理，弘扬佛法。罗汉这名字相当于现在的职称，菩萨的职称要比罗汉高一等，菩萨度人就多很多，佛是做得最圆满和彻底的，菩萨次之，那么为什么我对罗汉比较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可能是罗汉。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普遍存在的心理，说罗汉是佛在人间的代理，就是说明我们经常看见许多善良的人和事物感动我们。但是，罗汉又不是那么完美，他经常有些私心杂念，比如在江西方言中，罗汉指流氓、古惑仔、不务正业的人，含贬义！在方言中“打罗汉”就是说这个人游手好闲、流氓、地痞、古惑仔、不务正业等，也指加入黑社会组织进行闯荡！“冲罗汉”又叫“冲横”，则指摆出老大的架势，盛气凌人想找人打架的样子。但你不可以认为他们就没有好的发展。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才有顿悟一说啊。

费加曼：佛教认为，获得罗汉这一果位即断尽一切烦恼，应受天人的供应，不再生死轮回。

也许我们每个人同时具有这些好的品质，就如古人言：人之初，性本善。罗汉经常是在比较有意义的过程中讲述了生命的完美

与残缺。所以罗汉离我们更接近，甚至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就是那些罗汉的化身。你在魔狱罗汉的作品里把这些罗汉放在烈火中是表现了一个煎熬与考验吗？

邸立丰：是啊，八大地狱是此道最根本，到处充满火焰，所以也叫八热地狱。罗汉仍然需要这些考验和磨炼。罗汉看起来就是平常人，就是你我他。罗汉因无经典仪轨依据，通常是剃发出家的比丘形象，身着僧衣，简朴清净，姿态不拘，随意自在，反映现实中清修梵行、睿智安详的高僧德性。你看历史中描写的罗汉各有千秋，或者有一天你旁边的缝鞋匠就是个罗汉，因为他把你丢失在路上的钱捡给你。讲这些好像有点儿佛法无边的意思了，其实我们的世界还是悲惨的，还是相当的不安的世界。也许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这些罗汉的出现和产生。宗教的力量在西方是很强大的，宗教基本统治着每个人的灵魂，没有宗教的世界同样是不可以想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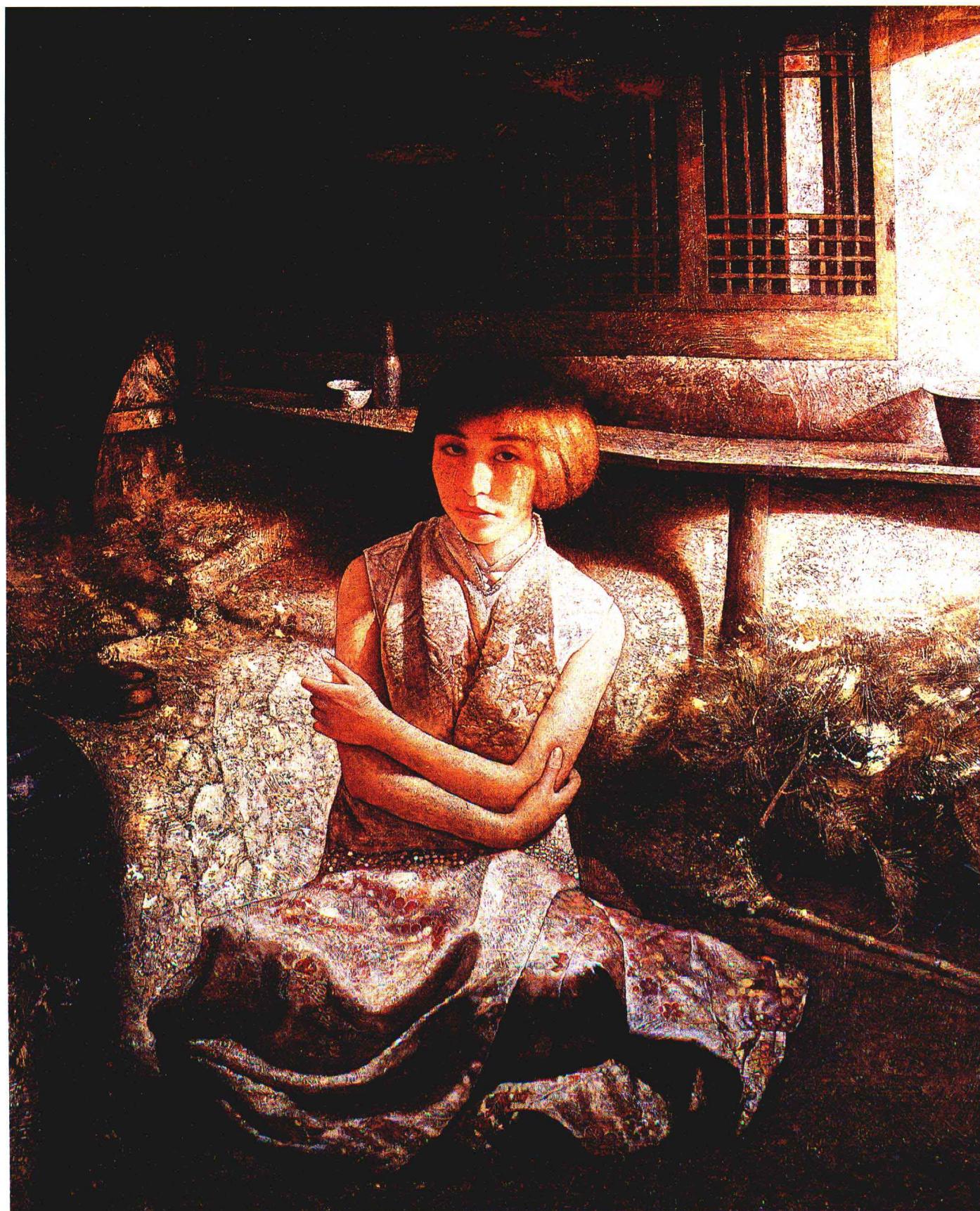
费加曼：中国的历史记载曾经有500罗汉，恐怕现在世界要有数亿的罗汉了，只是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变成了英雄或者是侠义。

邸立丰：上帝赋予我们足够的超凡入圣的智慧，可我们一直没有耕播起精神的乐土，始终在俗世中纠缠在地狱里挣扎。当人通晓事理，真正读透生命、心醒自觉的时候，精神升华到超然的境界，在开启智慧的一瞬间，便拥有了天堂。这些就是我要自己反省和同大家思考的问题，所谓放下心来，便是真悟。罗汉的特点也是区别菩萨和佛祖的地方。罗汉还有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不知道还将要发生什么，菩萨和佛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掌握中。这很没有意思了。我的理解是罗汉差不多是这样的状态：一切好像还朦胧着，模糊着，许多问题和麻烦还不停止地出现，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世界里，他们有衣食住行的烦恼，有生老病死的担心，他们甚至有些恶劣的缺点和脾气，但是，这些人经常是在朦胧的行为过程里完成和实现了美好的结果，他们在平凡的生命过程里，代替菩萨和佛祖的许多作为和忙碌。他们通常没有鲜明的名气和地位，没有华丽外表包装。不信你仔细观察和走近公园旁边或者街道的树荫下那个平常的人，你不敢相信他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伟大，尽管你事业蓬勃和地位不平常，但你仔细了解起来，你不得不真的敬佩那个人，同时你感觉自己还是渺小，好像什么也不是了。菩萨和佛祖离我们其实很遥远，他们一点儿错误也没有，这样的快乐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其实就是你遇见了一个麻烦，然后你很好地解决了它，你看见别人遇見了麻烦，你尽量帮助了他。这些生命里无数的浪花贯穿了我们的生命，何等快乐。

费加曼：你这样描述了罗汉的形象和存在，我很高兴，真的罗汉就是这么平常。罗汉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可歌可泣的过程。



邸立丰作品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展览并举办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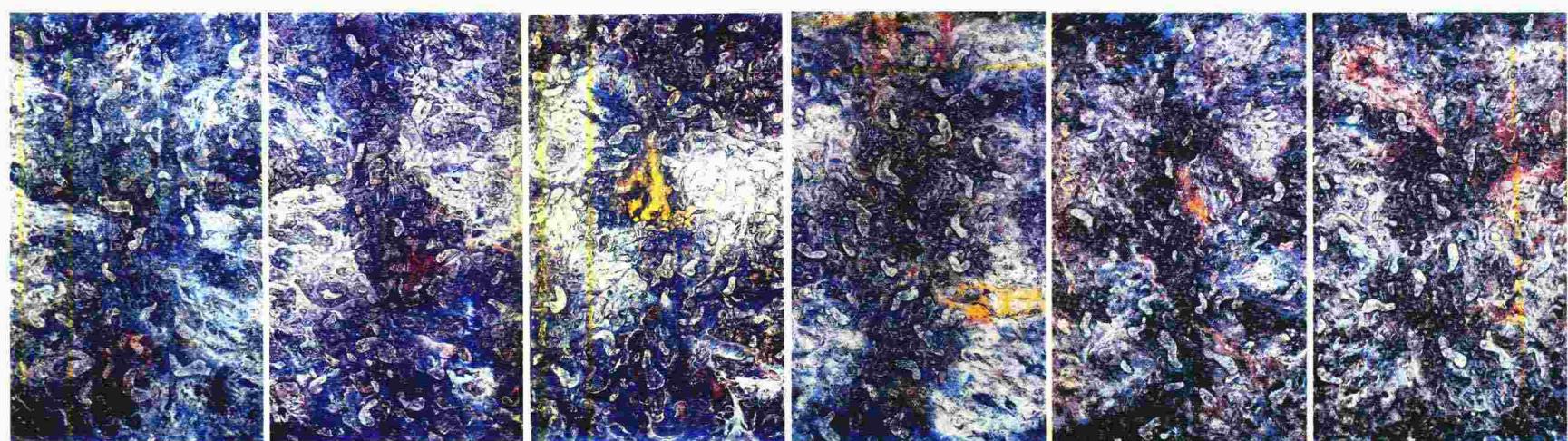
红尘 180cmX180cm



大清皇室图 220cmX150cmX1050cm



无邪的东方 220cmX150cmX750cm



魔狱罗汉 220cmX150cmX900cm



雨季的失落 中国油画艺术奖 180cmX170cm



逍遙游 170cmX140cm



炼丹的道士 180cmX180cm



对视 170cmX140cm



秋色 170cmX140cm